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 红卫兵秘录



团结出版社

•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

I25  
219

# 红卫兵秘录

于 辉 编



\*200099302\*

团结出版社

新登记号(京)174号

责任编辑：张小琳

版式设计：毕燕

红卫兵秘录

于 辉 编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2.5 字数 32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1-714-9/I·124

定价：9.80元

85665

## 目 录

### “精灵”出世

红卫兵之旗..... (1)

- 红卫兵滥觞于圆明园
- “理论家”愤怒抛出“文革宣言书”
- 王任重传达毛泽东指示,批准红卫兵
- “联动”头头原来是他

头顶上的“圣坛”..... (30)

- 她说,自己心灵最隐秘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黑洞
- 不同意总理给自己改的名字
-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7次在场
- 江青记忆力挺好

上帝的宠儿们..... (50)

- 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
- 红卫兵一号通令,要求修改宪法
- 红卫兵就是一切
- 红卫兵时代:轰轰烈烈的开场,凄凄凉凉的结局

“联动”事件始末..... (71)

- “联动”肇始于北大附中的一间会议室
- 一句口号使大家激动得发狂
- 惊动中央政治局
- 胡耀邦对“联动”作出批示

梦幻“红八月”..... (87)

- 整个炎热的八月都属于红卫兵
- 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战果辉煌”

- 学生踢死老校长,没有同情与忏悔
- 狱中生活:读毛选,写诗,学外语

偷越国境线..... (107)

- 1966年11月4日,4个红卫兵到了越南
- 共和国外交史上一起奇特的事情
- 周恩来发来红头文件
- 有一个红卫兵死在越南战场
- 12年后,自卫反击战士看到那座墓碑,惊讶不已

悲怆元帅父与子..... (143)

- 陈毅收到要他“还钱”的电报,勃然大怒
- “西纠”发起人成了逍遥派
- 总理说,你到陈锡联那儿去劳动锻炼
- 毛泽东说,你们现在还不懂得世事,再过20年,你们就懂了

### “红色恐怖”

天安门城楼的“光环”..... (168)

- 被伟大领袖握过的手被包上了几个月
- 红海洋风靡全国
- 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 要弄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资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抓“叛徒”亲历记..... (195)

- 江青说,“深泽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
- 40岁的女人被折磨得站不起来,爬回娘家
- 跪钉子板,吊起来抽打,头上浇煤油,点火烧头发
- 一县被揪2900人,受株连者3万余人,占当时人口1/5

“文革”怪胎——“狂妄大队”..... (204)

- 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自称“狂妄大队”的造反组织

- “文艺界必须大乱特乱”
- 给《解放日报》送去一车“老朽”
- 全国狂妄分子大会师，“狂代会”在上海召开
- 张春桥对“狂头”们表示慰问

红卫兵死囚忏悔录…………… (216)

- “要斗，就斗大走资派，副市长算个屁”
- 一天之内，斗死市委书记、副书记，打断副市长两根肋骨
- 酷刑拷打，案件越扯越大，越扯越离奇
- 结案：副市长、市委秘书长被判死刑
- 惨案又派生出冤案，他成了替罪羔羊

老红卫兵心路历程…………… (234)

-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 批斗田汉
- 工宣队员手托芒果进校
-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 我当红卫兵并不后悔

毛泽东与红卫兵风暴…………… (267)

- 毛泽东说，“让他们不妨把心中积下的怨气排遣出来”
- 人们尽情地嘲弄、指指戳戳和荒谬的心理大摧残中取乐
- 毛泽东称聂元梓为“老佛爷”
- 文革波及香港

## 历史沉思录

红卫兵狂飚：全景大素描…………… (286)

- 直到1966年10月，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
- 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操纵下膨胀起来
- 由毛泽东亲自呼唤出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又经毛

## 泽东之手压在五行山下

- 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深沉的思考
- 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思潮都没有走出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樊篱

### 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两大潮流 ..... (317)

- 1964年毛泽东就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 老红卫兵吸收成员首先“看成份”
- 造反派大有“革革命者命”的势头
- 两大潮流“斗争大方向”不尽相同
- 毛泽东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

### 红卫兵运动兴衰之谜 ..... (333)

- 红卫兵之谜需作心理学的阐释
- 西纠建立劳改营
- “联动”六冲公安部，情绪盲目
- 历史的正、反、正
- 红卫兵兴起，外因很多，但决非偶发事件

### 共和国第三代人：沉浮反思录 ..... (349)

- 红卫兵“停课闹革命”，成为“天之骄子”
- 红卫兵从产生起就是“文革”的派生品
- 共和国第三代人为历史付出了血的代价

### 历史的选择 ..... (365)

- 他38岁，谈吐颇似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大灾大难，不应当给后人留下空白或谜语
- 第三次抉择是自觉的、冷静的、丰富的、多样的

### 附录 ..... (372)

# “精灵”出世

---

---

## 红卫兵之旗

秦晓鹰

写尽了“文化大革命”中威声四震的红卫兵的兴衰际遇、荣辱成败。从被捧为“中国的小太阳”到身陷囹圄及至深沉的历史反省，使人读后慨然长叹、沉思良久。

### “红卫兵”出世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当我把上面这段“著名”大字报上的话，原原本本念给他听的时候，这位40岁男子的脸上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诧异、惊奇、疑惑、喜悦、慨叹、怅惘。这是一种在不以为然的掩饰下的关注，是一种说不出痛苦的痛苦。那双中年人注满风雨的大眼睛里，好像蓦然蜕去了岁月的云，一眨一眨，跳出不少青春的光。我



懂得：这光，不，这记忆的串珠马上就会从他的嘴里滚动出来。他一定不会再像几天前通电话时那样，委婉又坚决地拒绝我的采访请求。果然，他开口了。在这间不大的经理办公室里，回荡着他略带鼻音的男中音。

讲到 20 多年前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往事，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活得累，再去腾出空儿想那些，就更累了。行了，看在咱们是同辈人的份儿上，就不罗嗦了。回忆、讲点什么还都要看谈话对象是不是具有与我大体相似的思维模式。我是直流电、你是交流电，根本就不匹配，那不等于是对牛弹琴吗？前几年，团中央几个年轻人写《当代中国青年》时找过我，我口干舌焦扯了半天，他们也忙乎了好些日子，结果还不是全付之东流了。不过，还是有人写。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化革命”十年史》了。那是什么，是历史吗？是一大堆文革小报、传单、小道消息和个人情感的混合物。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净是搞错搞混的地方……，却堂而皇之地问世了。真叫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言归正传，还是谈谈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沉浮吧！你知道吗，冯雪峰曾经立下死誓，要写一本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老先生写下这么两句诗：“曾经云龙风虎斗，但解天朝始末题”。就是讲以史为镜的意思。我今天讲怎么搞起红卫兵，怎么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来又怎么历史性的覆亡，当然也有这层涵义。你说，对吗？

理性主义者认为：历史是山峰，人，只有靠不懈地攀援才能登及峰顶；浪漫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动荡摇曳的海洋，人，只有具有了鱼的柔曼，才能弄潮。前者要我们迈出理性的步伐。后者几乎全倚仗着感觉。

红卫兵运动，这出有浪漫色彩、活泼泼的历史剧，却是从干巴巴的现世剧开始的。

——他说

1965年，对我个人来说，头件大事就是加入了梦寐以求的共青团。最初，学校的培养对象并不是我，而是一位学习好又听话、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同学。消息传来，我们班的几个不是“头”的“头”忿忿不平，觉得我思想活跃、能力强，学习也不错。而且，而且有一种“天然”的优点：出身好，真可谓根正苗红。怎么，像咱这样的不第一个发展，想干啥？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受到阶级斗争观念的“启蒙”了。且不说看的书（《红岩》《革命烈士诗抄》等）、电影、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等）这些社会影响，就是在学校、同学中，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教育气氛也是相当浓烈的。记得我在听穆青做焦裕禄事迹报告时，都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在底下，同学当中还传阅着宋养初的儿子宋心鲁的信、柯庆施（人称“柯老”）的遗嘱，特别是毛主席对王海容、毛远新的“春节讲话”。有一回，学校领导，大概是万邦如校长吧，专门把我们高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召去，意味深长地讲了一番“殷切希望”：“你们，与其他同学一样又不一样。你们与党有着特殊感情，党也与你们格外亲近。所以，你们要比别人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准备去接老一辈革命者的班，决不能让印把子在你们手中丢掉！”

明白吗？这就是革命的“童子功”——“政治”、“接班”、“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红色江山”、“修正主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革命干部子弟”、“九评”、“粪土当年万户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青年时笔名）”、“美帝”、“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阶级斗争”、“讲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上课可以打瞌睡”、“教育革命”、“印尼共产党被屠杀”、“疏枝立寒窗”、“庐山仙人洞”、“毛主席语录”、“用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雷锋”、“彭加木”、“董加耕”，等等、等等，这些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的青春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

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主席教我们练就的这套“童子功”，锻造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的筋骨。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就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

对我能不能发展入团，经过一些同学（旷涛生、骆小海等）幼稚而执拗的抗争，终于使学校同意了。于是，我便作为高中二年级发展的第一个团员，在全年级大会上亮了相。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与校方当局的第一次较量。说实话，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以及往后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竟成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的契机！

导火索是1965年9月高中各预科班改选班委会。所谓预科班，是当时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采取的特殊措施：把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以便加快教学进度，争取尽快向清华大学各系输送人材。我、旷涛生和骆小海被分到新组成的“预科65级第一课”（简称：预65（1）班）。校方十分关心高中二年级的干部改选。原因是高三年级正在紧张准备大学考试，对学校中的一切活动无暇过问，全指望高二年级的协助。如果选不好干部，岂不连累贻误了全校的工作。所以，学校就在我们当中挑来捡去，最后被“内定”的人全都是听话的乖孩子——不少是当过好几年的老班干部了。

校方真是低估了我们。顺带说一下，古今中外、哪朝哪代，甚至连“治”个小家庭都算上，“低估”常常是老年人对青年的能量进行错误判断的根源。而“高估”则往往是青年自己无法遏制冲动的根源。一个低、一个高，又是一个“电压不匹配”，非“短路”不可。这不，我、小海和涛生就在背后嘀咕开了。

“这怎么行，事先圈定名单，能代表学生？”

“学生干部也要讲阶级路线。”

“只讲听话、只讲学习，那不成了白专道路了吗？”

“真邪乎，有的干了好几年班‘头’了，干嘛不让大家都锻炼

锻炼？”

“他们不是说让咱们学生自己决定吗？我看，干脆先来个大讨论，把班干部标准弄清楚，再选举？”

你说，这件事情要放在个宏观范围看，比如放在北京市来看，简直比芝麻粒儿也大不了多少。可我们那份认真，就跟毛泽东在开遵义会议前夕那么忙乎、那么紧张。至于说，事情怎么会发展成后来那个样子，我看让谁来分析分析，都有点费解。

于是，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在《接班人》的墙报上贴出了小字报。顿时，犹如投石击水，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分析、辩解、攻击、揭露、沸沸扬扬。班主任老师是个年轻人，思想很开通。他见我们写得有理，也就不坚持，顺水推舟表示了同意。最后新班委成立，当选的人与我们的设想大体一致。预65（1）班这点屁事儿，本不足以形成气候，校方却偏偏要大惊小怪，认为对这种自发失控的选举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警觉”。其他班的同学听说学校的态度，顿时生出偌大的逆反心理，不但没按学校领导的意见办，反而纷纷来取经、来仿效。一时间，各年级的改选都成了“竞选”。多年来在清华附中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荡了。从来就有追求新奇心理的青少年，好像都在这小小的校园波澜中感到了点什么、嗅到了点什么……

正在这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这是毛主席下令，射向中国上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我们立即组织了大讨论。有的学生认为不能全盘否认“清官”，而多数人主张要看这出戏的政治背景。紧接着不久，又开始了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这一下，就真热闹了，预65（1）班的“接班人”墙报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办预科班是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啦，什么不要死读书追求分数啦。骆小海是个爱动脑筋又有文采的笔杆子。他的文章颇具新意，引起小读者刮目相视。有人说他的观点虽然对，但态度“狂妄”、“太偏激”。一来二去，随着社会上报纸上的政治调子日益增高，特别是到了5月份开始声

讨笔伐《燕山夜话》，我们墙报上的小字报就转向了“学校有没有阶级斗争”的争论。

1966年5月2日，我们年级16个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女）一块到北京西部的潭柘寺去玩。我们虽说是来“玩”，却没有玩的心思。中心话题还是不辍的“阶级斗争”。从学校扯到社会、从海瑞罢官、彭德怀庐山发难到教育革命，从文化部搞文艺整风的失败到主席批评北京市委“针也插不进去，水也滴不进去”。更叫大伙震惊的是，听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了大事，毛泽东说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呵！圆圆的鹅卵石铺成的山间小路，树影婆娑。听着松涛阵阵，我们心思的涛声更是如海似潮。我觉得此时自己身上就像附着了许许多多革命家的灵魂：有赞歌革命的邹容、有蹈海赴死的陈天华、有握着“投枪匕首”的鲁迅、有喀山大学时的列宁、有在爱晚亭放言的毛泽东，甚至还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理想、幻想、狂想、臆想，都在脑子里打着漩。看得出来，在场的16个人，一个个都感到了暴风骤雨的来临，都渴望搏击与渲泄，都希望做冲向乌云和雷电的海燕。回校之际，我们站在山口齐声朗诵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首诗——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这诗中的献身豪情和斩虎截鹰的气势，引出了我们的泪水。一泓纯情、百种庄严，恍如回到了“五四”时代。

5月8日，预65（1）班的团员请校团委书记来听取大家对清华附中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意见。可是，谁想这位仁兄是个火气颇盛的年轻人。刚听了两个人的发言，就沉不住气了。我当时为了显得有理有据，说明学校歧视工农出身的学生，常常要引经据典，特别爱引毛主席的话。这位书记脸色铁青，一下打断了我的发言：“不要搬这些话，别用报纸套实际，这是唬人战术”。他脱口而出，却万万想不到立即被抓住把柄，我们更是不依不饶。

事后，我们几个人立即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情况。

附中的万校长似乎这时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校方仓促“应战”，一面到我们班听取意见，一面又向各年级的主管教师布置对策。其中一条就是造舆论，说我们是“别有用心”。甚至把我、旷涛生、骆小海的学历卡调到校长办公室审查，准备搞组织处理（开除学籍？团里处分？）。高三年级的王铭、张晓宾听到消息，纷纷来找，表示无保留地支持。高一年级、初三年级的学生们也愈来愈频繁地与我们接触。事情仅仅过了两天，报纸上对《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公开点名批判就开始了。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正确。学校当局到此时仍是采取僵硬、简单、草率的做法。他们迟顿异常、不作疏导，甚至要把王铭打成坏人，说他的父亲是罗瑞卿的秘书，是我们这次“闹事”的黑后台，还说我们攻击“蒋（南翔）校长”造了“南翔同志的谣”云云。初次交手就与学生处在对立面，以后的事儿就不好办了。要知道，我们岂止代表几个人，而是反映了几千学生的呼声。结果是，你越要大家警惕坏人，无形的“反判者”的舆论中心就越坚硬，你越是压，小字报就越多，各高年级甚至初中生都贴出了小字报。

此时，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即将发生震动世界的政治大爆炸。红卫兵在石破天惊中，也将“金猴出世”！

自 5 月 22 日以后，学校的气氛呈紧张状。各班的班主任每晚必向校领导汇报，而各班学生则三三两两、七七八八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两天以后，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 年的右派分子中也有学生。这次声色俱厉的“宣布”同时还伴以严格规定：每日下晚自习后，不许串连聚会，立即回宿舍。外出者晚 9 时前必须返校，否则为学校纪律所不容。5 月 25 日晚 9 时整，学校派出“校卫队”，把学生宿舍强行锁住，不许任何人进出。同时用碎砖烂瓦、废暖气管堵住了与外

界的通道。我还记得，那些校卫队员个个如临大敌、准备“抓”一做百。郑义，就是后来写了《老井》的那位，当时是校方宠儿，也都磨拳擦掌准备大干。这些突如其来的恫吓，莫名其妙的威胁，把我们激怒了——

“什么‘反党’，看将来谁是反党?!”

“拿着没理当理说，做贼心虚。”

“让那帮出身坏的，当校卫队，这不是要专无产阶级政吗?”

“咱们要给华北局、团中央，对，给党中央写信。告这帮家伙!”

5月29日下了晚自习，我、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七、八个人来到圆明园旧址。在这片象征着旧中国保守与沉沦的土地上，在这块记录着清朝政府昏愤腐败的废墟里，我们充当了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揭幕人。然而当时谁也没想这么多，谁也没意识到这也构成了政治大灾难的一部分。要不，那天大伙儿谁还有闲心去摘野樱桃，边吃边聊呢?

在一座小土坡上，周围是几株野樱桃树，我们席地而坐，像往常一样先“兜兜”情况。越谈，大家的心收得越紧。怎么办?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如果学校宣布我们是反党分子就不好办了。虽然，大家从心底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但……。我们感到缺少力量，而力量，只有靠团结起来，用同一部声音来抗击“压迫”才能获得。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我出了这个主意。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会铺天盖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小海兴奋了。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海了，什么‘向阳’、‘华峰’、‘卫东’、‘海峰’、‘红心向党’，也不知用哪个好?”

记不清是谁倡议，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这个张承志

就是后来写《黑骏马》《北方的河》的成名作家。这家伙，在我们这些曾醉心搞理工科的同学中，独树一帜要搞“文”，也算个稀罕物。不过，那时他就有支画龙点睛之笔——“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他写小字报用的落款。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次日，一批用“红卫兵”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月2日、3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都闻讯赶到了我们学校，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这些大字报几乎每张的下首，都洒洒脱脱、歪七扭八、龙飞凤舞、蹒跚绊绊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薄西成薄西勇”、“三十五中红卫兵红军”、“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这个凝结着那个时代特色的名字，这个首先由我们学校的激进学生自由组合的秘密团体，就这样，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集团力量，仗着那身革命童子功，风风火火地闯入了中国的政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的帽子在飞，越来越多的棍子在舞。

### 红卫兵“理论家”

“失控”可能是某些政治家需要的，有过那么一瞬间，我们觉得和这些政治家的心灵感应是相通的。否则，为什么会事事通、路路通。

——他说

文化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我也去



不成，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一位中央领导人说

6月8日，中央团校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他们一来就承认“红卫兵”是个好组织，还让我们几个发起人参加了“革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按理说，我们应该满足了。反动学生的乌云一旦驱散，头上便是朗朗晴空。上级的承认，就是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嘛。

嘿，哪有那么容易，不久，我们就听说，全北京市只有清华附中一家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好的。其他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仍旧被冠之为非法。更严重的是派到有些中学里的工作组，为否定所在学校的学生组织，竟干脆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呀，别看现在被市里承认了，究竟怎么样，将来还要看发展。哼，等着瞧好吧。早早晚晚，他们也自身难保。”好家伙，这弦外之音无非是说，我们也是非法、反动至少是错误的？！联想到工作组进校这段时间，那种不冷不热，动辄就指责我们片面、过激、狂傲的老爷态度，更感到压抑和别扭。也真巧，恰在此时，《中国青年报》摆出一副“十万禁军教头”的腔调，发表了一篇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通篇在训导青年学生要克服弱点缺点。妈的，简直是把我們看成受了招安的宋江、宋景诗。现在想起来，团中央机关报丝毫也没有错误，可在当时就是觉得那么刺耳。指责指责指责，一连串的指责，够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受的窝囊气还少吗？现在，党中央的精神与我们的造反行动完全一致，凭什么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轻蔑和歧视？我虽然不赞成那副极其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咱毕竟是出身好、根正苗红吧。一分优越感、一分“贵族”气、一分不能阻拗的倔犟、一分阶级斗争的警惕，混合在一起，便要发酵、便要膨胀。我们几个商量要用一颗最沉最重的精神炸弹投向工作组。